

古驿旧梦今犹在

□梁小卫

在渑池县洪阳镇境内，有一个村子叫义昌。从县城出发，沿老310国道一路向东，约二十公里便可到达。

村子北面，青龙山、马头山连绵起伏，山势不高，却层层叠叠，义昌村就静卧在这片浅山丘陵之间。两条小河穿村而过，贴着田埂向南流去，连霍高速如一条飘带，从村边轻轻滑过。

我此来，是想寻一寻崤函古道上残存的那些旧梦。

义昌的“古”，是有根底的。公元前204年，楚汉相争正酣，刘邦屯兵渑池以东。三老董公拦路进言：“臣闻‘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’，兵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”他劝刘邦为义帝发丧，以讨逆为名，师出有名。刘邦依计而行，果然旗开得胜。后念及董公之功，遂在此地立“昌义坊”、建董公祠，“义昌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村民告诉我，村里有两棵古槐，已四百七十多岁。我寻到其中一棵，树干粗得两三人合抱，树皮皴裂如龙鳞，枝叶却依然繁茂。阳光从叶缝间漏下，碎金般洒了满地。我想，它们是这村子最沉默的守望者——明朝时，它们或许还是幼苗，听惯了驿道上马蹄声碎，看惯了商贾驼队迤迤而行，这一切都被收进了年轮。古槐不语，只是年复一年地发着新芽，把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事密密封存。

古槐树下南侧，平放着一块“良医太学生静斋平老先生神道碑”。据载，此碑是为纪念乾隆初年

的良医静斋而立。当时豫西瘟疫流行，静斋精通医道，倾尽家财，救治贫苦百姓，且不收分文，甚至收留孤寡病患直至病愈，深得乡里敬仰。先生去世四十年后，由豫西进士、举人四十余名及百余乡绅联名，在义昌古镇西、崤函古道旁立此神道碑，以志其德行不朽。

村东有一口“扳倒井”。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，追杀刘秀。一日刘秀逃至此地，人困马乏，见一口井，但因天旱井水枯竭。刘秀情急之下扳住井口，祈愿水出——那井竟真的斜了，清泉汨汨涌出，解了人马之渴。我探身望去，井内水光幽幽，映着半片天空。传说是假的，井是真的，人心里的那份念想，也是真的。

村里古宅不少，保存最完整的是平家大院。这座清代古民居至今仍有人居住，院中砖雕、木雕、石雕虽历经百年风雨，花样依然栩栩如生。相传明万历年间，平家先祖从义马三十里堡迁至义昌。平家兄弟五人，老二平青云曾任官职，老四平祥云在义马开煤矿，生意红火。据传，平青云早年跟随国民党陆军上将张钫担任卫士，中原大战张钫战败，平青云背着他奔逃四十里，在当时颇有名气和势力。

村东南的盘龙山上，有一座玉皇阁。相传原是刘邦为纪念董公所建的义昌亭。唐显庆三年（658年），武则天往返于东、西都之间，路见此亭，念及史实意深，遂改亭为阁。关于此阁还有一个

传说：玉皇大帝巡游义昌，见此地人杰地灵，便托梦给村民，想建一座行宫。大伙醒来一聊，竟做了同一个梦，又惊又奇，立刻动工。这时来了个白胡子老头，衣衫破旧，说：“我也来出一把力。”众人看他年迈，随口道：“您老就打打下手吧。”老头也不多话，每天在木头上用墨斗比比画画。一个月后，墙砌好了，工头才发现老头不见了，嘟囔道：“疯老头，混吃混喝就溜了！”一气之下抬脚踹木头。木头顿时四散飞溅，化作大大小小的房梁、椽子和椽，严丝合缝，无一多余。众人大惊，方明白遇上了神仙。

村北的马头山上，有一处曹操寨。史载，建安十七年（212年），曹操西征巴汉时，曾在此修崤函古道北道（北山古道），集坚守、防御、烽火台等功能于一体，同时建有大型军寨。如今寨墙早已坍塌，仅存石头地基，但厚度、走向仍清晰可辨。寨内还留存汉代古井和一尊巨型石兽。据介绍，这个倒地的石兽叫“汉八刀镇山虎”。站在寨上远眺，崤函古道蜿蜒如带，连霍高速上车辆川流不息，古今交通在这里交会，有一种时间被折叠的奇妙之感。

夕阳西下，把古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初夏的晚风吹散了春天，树影婆娑间，似乎还能听见两千多年前三老董公那慷慨激昂的谏言。史册未尽之处，原来还有炊烟袅袅、槐香四溢。这片土地的春秋，一直在民间静静绽放，从未缺席。

风从南方来

□南坡翁

同事说我发呆的样子有点可笑：手撑在窗台上，脑袋微微右倾，像一个正在接收信号的破收音机。我没有辩解，对他微微一笑，他不知道，我是在等一阵风。

五月的北京，槐花开得不管不顾，满街都是甜腻的香气。但我要等的不是这个。我要等的是那种带着水汽的、像丝绸滑过皮肤的风。它通常出现在傍晚六点四十二分，是从南方来。

我发现它，是半个月前的事了。

那天我狼狽极了，饿着肚子，改了一下午的稿子。吃了晚饭，去操场跑步又岔了气，我拖着灌了铅般的腿往回走，觉得自己像被这座城市拧干了的抹布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从背后涌来，我闻到了湿润的泥土气息，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。

我愣住了，这是我熟悉的味道，是我故乡的味道，是外婆家门前那条小河的味道。我鼻子一酸，眼眶里起了泪水。我站在那里，让风从指缝间穿

过。它只持续了十几秒，然后被北方干燥的空气吞没。但我记住了那个时刻——六点四十二分。

我开始留意起来，南来的风不像冬天的风那样蛮横，它慢悠悠的，从南岭翻过来，穿过长江中下游平原，越过黄河，被太行山挡了一下，拐个弯，才摸到北京的边缘。它裹挟了沿途稻田、池塘、竹林的气味，然后在傍晚，轻轻地呼在我脸上。

有一回，我在风里闻到了栀子花。那应该是六月才开的，但南方五月下旬它就有了花苞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外婆总在傍晚摘几朵栀子花泡在搪瓷碗里，放在床头。她说：“闻着花睡觉，梦都是香的。”晚上，我梦见了外婆。她坐在老屋门口剥毛豆，阳光斜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。梦里她抬起头，朝我笑了笑：“回来啦？”

醒来发现枕头湿了一小块。我开始每天傍晚等那阵风，我在日记本上做

了记录：5月17日，有，持续二十秒，带雨后青草味；5月18日，无；5月19日，无；5月20日，有，极弱；5月21日，有，浓烈如刚割过的稻田。我渐渐摸出规律，南风来之前，天空的云会变得很低、很厚，空气的湿度也会悄悄上升，皮肤不再那么紧绷，整个城市都柔和了一点。

我忽然理解了那句话：风是季节的信使。但我更愿意说，风是故乡的信使。它不写信，不打电话，只是把那里的空气带来，让我知道，家乡的那条小河还在流淌，外婆依然在傍晚的门口坐着。

今天傍晚，风又来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索性闭上了眼睛。这一次，我闻到了炊烟——是晚饭烧柴火的那种味道。我知道炊烟不可能飘那么远，但我不愿意戳穿这个幻觉。

风从南方来。它走了三千里路，只为了告诉我一件事：你是没有被忘记的。

樱桃入怀袖

□华之

满大街新采的樱桃，饱满、紧实，堆在篮子里、货摊上，亮闪闪的像一堆珠宝，可今年忽然起了不想吃的念头。

对鲜艳的事物慢慢有所抗拒，像是生活里需要刻意避开的热闹和喧嚣。水果只吃苹果，它古老的温吞的甜，不急不缓，恰似寻常日子里一段可以把握的小确幸。

四月将尽时，路过那片园子，满园的牡丹已谢，只剩粗枝大叶的摇曳的绿，游人也寥寥。

卸去王者冠冕的园子，似乎松弛下来，绿色铺张得很肆意，槐树细碎的浓荫下，幽曲的石板小路清静、洁净，像被细细擦拭过的琴键，园子深处有轻快的吉他声。

去年花事正盛时，还欣欣然来看，挤在人群里，满头大汗，没有回转的余地。今年身体里已没有相应的季节可以给它们，就只剩路过。

五月的飞絮较往年多，似乎还有漫天的小飞虫总往脸上撞，出行需要戴上口罩、眼镜，路上全是眉目不分的蒙面人。莫名其妙的大风和随风而起的事物越来越多，仿佛有看不见的漩涡，正在把这个世界搅混，拖下水。我们都选择蒙面，视而不见。

我对脸上的面纱既恨又爱，它的安全

感是好的，但我希望在时间的尽头，我能和命运坦诚相见，在它为我安排的人生剧本上，钤下清晰的指纹。

晚上夜读，随手翻开的是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《孟冬寒气至》：客从远方来，遗我一书札。上言长相思，下言久离别。置书怀袖中，三岁字不灭。

这深情的句子，年轻的时候曾经反复吟诵，激动到夜不能寐。但爱情也是鲜艳的事物，现在只适合放在怀袖里，“一心抱区区，俱君不识察”的岁月离我已经很远了，听着窗外“啾啾唧唧”的风声，脑海里涌上来的，居然是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的意象。

书页折了一个小角，放在枕边，睡。朋友发来微信，是一段视频，关于马斯克和脑机接口云云，表达了她对未来的焦虑和抗拒。

我给她发了晚安的图片，有星星月亮和云。世界虽然变化得很快，但总有一些事物是不必改变的，这衰退的老旧的身体，和高在云端的科技接口并不匹配，就由着它老去，落后，在芳草离离的大地，在缓慢到可以听清一声悠长鸡鸣的日暮晨昏，或可捡拾一段无声的心安。

书声

□卢白琼

我把一帧印着迟子建的书签，夹进了余华的书里。

本是无心之举，可一想到余华的粗粝与疏朗，要和妆容静气、文字温婉的迟子建，安安静静共处一册，便觉得这小小的相遇，很有情趣。

他们会说些什么？一个在《额尔古纳右岸》的星光里，把人间的事讲得绵长细腻；一个在《河边的错误》的冷寂中，打量人性的幽暗与荒诞。我只随手一合，他们便不得不朝夕相处了。

他们大概会说起我这个读者吧，毕竟强行把他们放在一起的人是我。大约也会说起我的潦草吧，总是囫圇翻过许多页，却未必真懂书里的声响。看萨满的舞步，只觉神秘；看命运的跌宕，只当故事。热闹看过，深意未懂。

“读书最难的是听见字里的心跳。”迟子建缓缓地说出这一句，像自言自语。

“看得热闹，总比视而不见好。”余华淡淡回应道。

一时沉默。书页间的静，比言语更沉。余华的轻咳打破了沉寂：“如今的人，干什么都快，快到飘。手机一划便是万千声色，确实比翻书轻松得多。”

迟子建微微颌首：“书声本就清寂，不是人人都愿俯身去听。小视频热闹直接，自有它的去处；文字留给愿意静下来的人，便够了。”

话里没有责备，只有对世道的体谅。余华忽然低声：“我们那时候，书少，一本能反复读透。写东西，是为糊口，也是为了和自己说话，排解一下心里的苦闷枯燥。现在书被捧得太高，什么颜如玉、黄金屋，说得太满，反倒像骗人。真正爱书的人，要的从不是这些。”

迟子建望着窗外渐暗的光，轻轻说：“我有点想念铁生了。”余华沉默片刻，眼底的促狭淡去，只剩真切的惦念：“他若在，我能时常和他谈谈，心里会比现在安静得多。”

这话一出，迟子建心下一沉。她知道，她不小心拧开了某个开关，一时间有些无措。

灯已熄，门已锁，屋中人早已离去。他们被困在同一本书里，进退不得，相对无言。

半晌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。余华摊开手：“罢了，不聊了。我不打扰你了，你也不用顾及我，咱俩各安其位，各自随意。”果然，余华是懂人心的。

迟子建浅浅一笑，眉目依旧温和。书签上的她，目光沉静，仿佛从未误入这一页，只是恰好停在此处，便是心安。

两个通透的人，用最通透的方式相处。于是，书——寂然无声。

伏牛

题字：邵玉铮

小满花开自从容

□王寒



小满前后，花事并不热闹。春天的那些花——桃花、杏花、海棠都谢了，连影子也寻不到。夏天的花呢？荷花才刚打苞，石榴才红了一点点，栀子还在酝酿着香气。这时候倒是开着一些小花：路边篱笆上的牵牛花，墙角地缝里的太阳花，田埂上的打碗碗花，还有一些说不出名字来的白的、黄的、紫的小野花。

它们不争不艳，也不声张，该开的时候就开了，该谢的时候也就谢了，很自在。

我家楼下，有株栀子树，还没到旺季，才开三五朵。花瓣肥厚，白得发亮，在深绿叶子中间躲着，像害羞的小姑娘，只探出半个脸，偷偷看着世界。靠近闻一闻，香气倒是有的，但不太浓，要非常用心才能闻到。过些时日，它们会开得满树都是，香气可以飘过半条街；现在它只是慢慢开着，一朵，两朵，不着急。

栀子旁边，是牵牛花架子。牵牛花很着急，天还没亮就开了，紫色的、粉色的、蓝色的，像一个个小喇叭朝天上吹，可是到了下午，太阳一晒，花瓣就卷起来，蔫头耷脑的样子，好像吹累了要休息一下。它们知道自己的时间，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收，不多不少，刚好，这大概就是从容吧。

想起老舍先生写过，他院子里有棵柿子树。他说：“院里的柿子树结了果，一天比一天大起来，可是它不着急，慢慢地长。”是了，花草树木都是这样的——它们不赶时间，不急功近利，只按着自己的节奏，一天一天地长，一季一季地开。小满时节的花，尤其如此。

春天开的花，是要争春的，热热闹闹的，怕人看不见；秋天的花，又要抢在霜降之前开完，有种时不我待的急切。只有这小满时节的花，开在春夏之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倒落得个自在，不用和谁比，不用为谁开，到了时候，自然而然就开了。

外婆以前喜欢种花，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有花开。小满的时候，外婆总爱指着墙根下的太阳花说：“你看它们，红是红，黄是黄，开得多漂亮，就是不声张。”太阳花真的不声张——它贴着地皮长，低矮又小巧，太阳出来就开花，太阳下山就收起花瓣来，从不在旁边的月季面前逞强。外婆这个人很安分，在小镇上教了一辈子书，既不要名也不抢利，到老还是温和的样子。大概她是把自己活成了花的模样，也可能是把那些花当成了自己。

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写到栀子花的时候，说它是“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”，还说它“香得痛痛快快快”。这是汪先生喜欢的那一类——热烈、直白、毫不掩饰，这也是一种好，但我还是更喜欢小满时节的花，不温不火，安安静静，像一位有教养的君子，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，让你觉得舒服，觉得安心。

傍晚在小区散步的时候，看见几株萱草开了。橘黄色的花儿，开在细细长长的茎上，轻轻一低头，好像有点害羞的样子。有个老太太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，望着那些花，脸上带着笑。我走过去，她就指着萱草对我说：“这花还叫忘忧草，看了以后烦恼就会忘掉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在她身边坐下来，晚风轻轻吹来，萱草摇摆着身子，仿佛在那点头，又像是说着什么。

忽然想到，小满这个名字取得真好——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花不必全开，开一小半就很好；月不必全圆，缺一小块也美观。凡事留一点余地，留一点念想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说的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吧。

起身往家走的时候，天色已暗，萱草的花瓣收拢了一些，像是要睡觉了，明天太阳出来，它们还会再开，开得跟今天一样好，一样从容。

我也要学学这些花，不急不躁地过好每一天，花开有时间，花落也有时间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留不住。只要心里有个“小满”，那么生活就处处是清欢。

记忆中的麦假

□宋振东

“挎上我的小篮篮，跟上妈妈去田间。蹲在地上拾麦穗，一会儿拾了一大篮。太阳公公对我笑，妈妈给我擦擦汗。颗粒归仓不浪费，珍惜粮食好习惯。”听儿歌《拾麦穗》想起童年的麦假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在农村老家读书时，每年麦收时节，学校就会专门安排农忙假期——麦假。麦假是农村学生独有的假期，城市学生没有。

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差，农业机械化还不普及，小麦收割全靠人工，劳动强度大且时间紧迫。为了帮助生产队和家庭完成割麦、运麦、碾场等农活，学校会统一安排麦假，一般持续一两周，具体放假时间，各地根据麦子的成熟情况而定。

学生放麦假后，回家参与劳动。在田间给生产队拾麦穗、帮助大人运麦捆、在场院里看守麦粒或在家里帮助做饭等。最有趣的劳动是帮助生产队拾麦穗。每天由老师带队，组织学生带着竹篮子、筐子等，轮流给村里的生产队拾麦穗，今天给生产一队拾麦穗，明天给生产二队拾麦穗，后天再给生产三队拾麦穗，以此类推，避免个别生产队有意见。

同学们来到割完麦子的麦田后，在老师的安排下，每人负责一块地，几十名小学生一字排开，从地头开始，像战士排“地雷”一样，一起慢慢往前推进，拾给村民人工收割后掉在地里的麦穗，确保一穗也不能“漏网”。有的麦地收割得很干净利索，半天拾

不到一个麦穗；而有的麦田收割得比较粗糙，落下的麦穗也多，不一会儿，就能拾满一竹篮子麦穗。拾麦穗过程中，个别男生调皮就会抓住马蛇子、蚂蚱、青蛙、蚯蚓等故意往女生身上扔，吓得女生大喊大叫；有的男生看到女生拾麦穗多了，就偷偷抓一把放到自己的篮子里去；还有的男生贪玩拾麦穗太少，害怕老师批评，就在篮子底下放一些杂草和小树枝，上面再盖一层麦穗，用来“欺骗”老师……拾麦穗时，偶尔也会发现鸟窝鸟蛋，有时还会碰上刚出生的小野兔，同学们看着小野兔跑得不快，就开始猛追，结果撵了半天也没有追上，最后无功而返……总之，同学们在拾麦穗时，也改不了顽皮天性，边干边玩，经常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来，受到老师的批评。

这时，夕阳西下，同学们拖着疲惫的身子，一个个满载而归，把拾给来的麦穗，送到生产队的麦场后，便各自回家。第二天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继续给生产队拾麦穗。拾麦穗时，我们常常发现，有的田间地头会撒落一些麦粒，大家便捡起来，大人们再用筛子或细筛，分离麦粒与尘土，做到“颗粒归仓”。

现在，随着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普及，小麦播种、田间管理、收割等，都是机械化和无人机，麦收时间大幅缩短，劳动强度大幅降低，这种基于农忙的特殊麦假也早已消失，拾给麦穗已成为一代人童年的美好回忆。但是颗粒归仓、珍惜粮食的意识，却永远印刻在人们心中。